

摘自《泰晤士报》、《大公报》、《读卖周刊》畅销报刊，
荟萃刘墉、三毛、林清玄作品精华，
25年沉淀，饕餮巨献！

海外文摘

温情·浪漫

岁月流不走爱情

二十五周年纪念版

我们身后是一望无垠的田野和蓝天白云，
远处一列拉着汽笛长鸣的火车，
拖着浓浓的白烟，渐隐在遥远的天边，
片片落花翩然入怀，阳光在刹那间灿烂……

邰金伏 ◎ 主编

了解世界的百科全书

海外文摘

温情

浪漫

岁月流不走爱情



二十五周年纪念版

邴金伏 © 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流不走爱情:海外文摘二十五年典藏版之温情浪漫/
邴金伏主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2
ISBN 978-7-5104-0085-8

I. 岁… II. 邴…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2466 号

岁月流不走爱情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出版统筹:陈黎明

主 编:邴金伏

副 主 编:李 铁

责任编辑:雷燕青

编 辑:鲁玉玲

封面设计:精典博维

内文排版:亿辰时代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6.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0085-8

定 价:29.8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针一线，延续爱	1
对妈妈的爱	3
与天使重逢	6
一个伊朗女孩的秘密爱情	9
永生难忘的“父亲节”	13
紫衣	16
爱情马拉松	21
手拿奶瓶的男人	25
美丽心灵	30
琼瑶的师生恋和爱情长跑	33
60年跨国奇缘	38
家的洞房花烛夜	41
插在爱里的“小书签”	44
吹不毁的梦中家园	46
我的生命因你而丰富	48
问世间情是何物	50
温莎公爵夫人自述恋情	52
温暖我童年的天使	55
人生何处有闲情	58
吾家有女初长成	61
银婚	64
幸福的挂历	66
含笑花	69

一代舞后的忠贞爱情	73
下辈子还嫁他	76
一生里和爱人做完这些事	80
我与帕迪老人忘年情	82
音乐大师们的恋情	86
岁月流不走爱情	90
幸福的秘诀	93
三毛和她的爱情故事	95
各国恋人爱称	99
再做一次新娘	100
永远的紫罗兰	102
希特勒恋史	105
小女孩的礼物	109
最后的温暖	111
爱之花	115
小提琴的效果	117
愿望	121
甜蜜世界	124
叫她千遍也不厌	126
梦里又飞花	128
心灵深处有最爱	131
一颗眼泪	134
牵手走远路	137
床头上的故事	141
恋爱的情操	143
幸福的白发	146
无法忘却的爱情	149

父亲的音乐	152
姐弟之间	156
心疼	158
无限的爱	160
集中营之恋	162
隐形的天使	165
下午茶和我的初恋	167
爸爸给了我两次生命	171
我唯一的爱	174
美丽的“丑陋”	178
爱情的季节	180
戴高乐的婚事	183
爱是神圣的疯狂	186
天使的礼物	188
不哭的男人	192
千奇百怪的婚礼	197
一双鞋子的人生馈赠	200
话说情书	204
因为上帝创造了母亲	207
花某情	209
空中之恋	211
爱的悲怆	215
参透生死	220
跨越国界的爱	223
最贴心的礼物	227
孩子的眼泪	229
爱心唤醒丈夫	231

爱必须克服难关	233
一个动人的故事	236
迷人“小妖精”	239
父母亲的罗曼史	242
母亲节的早晨	247
难忘的圣诞礼物	249
爱的伤疤	251
祖母的硬币	253
真正幸福的奥秘	255



一针一线，延续爱

■ Kathy Morrison/文 李暄/编译

我的婶婶简，一直呵护我成长。虽然她只是我妈妈一个最好的朋友而不是我的亲婶婶，但是简直比亲婶婶还要疼我。她看着我长大，欣赏我第一次的舞蹈表演，在我的重要约会中给我鼓励，教会我有着独特南方魅力的女孩应有的举止和气质……婶婶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婶婶喜欢织毛衣，我特别喜欢坐在她的身边看她快速的用毛衣针在毛线间穿梭，熟练地织成一件件“杰出的作品”。她给我织了许多件漂亮的衣服，每件衣服都渗透了婶婶对我无限的爱。在我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婶婶承诺给孩子织一件毛毯，我想这是她老人家对我爱的延续吧。可是，事与愿违，婶婶终究没能完成她的心愿。在我宝宝出生前几个月，婶婶去世了。

我的孩子出生了，我把她抱在怀中，轻轻的摇动，脑子里想着婶婶当年也是如此呵护着我。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能够感受到婶婶多年来给予我的爱。

两年后，我怀了第二个孩子。这次，我下决心一定给我的宝宝织一件毛毯，就像婶婶曾经承诺的那样。

一天，到医院例行检查之后，我特地跑到二手店，想买一套编织用品。我在各种物品中寻找着，忽然发现一大卷淡黄色的毛线，上面还插着两根毛衣针，仅卖 1.98 美元。这足够给婴儿织一条毛毯了，我脑子里构思着毛毯的样子，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回到家，我已经筋疲力尽。我把刚买的毛线和毛衣针卷成一个团，塞进储藏柜，一直没有再拿出来。

几周后，我打算去看望我的母亲。我想，我应该带着那卷毛线，到母



亲那里住上两天，正好有空织。我从储藏柜里拿出那卷毛线，却不想拽出了一个布包。我以为布包是空的，就顺手把毛线塞进布包，直接去了母亲家。

从布包里拿出毛线的时候，一张纸顺势被抽出，飘落在地上。“那是什么？”我思索着蹲下身子捡起那张纸。

那是一张婴儿毛毯的纸样，在纸样的角落里，有这样一个名字：“简·杰斯特。”是婶婶留给我的。我红了眼眶，抚摸着这张纸样，仿佛又看到了我那亲爱的婶婶的面容，慈祥而又端庄。

拿起毛衣针，继续婶婶那未完成的心愿。爱，穿梭于针与线之间；爱，交汇于美丽的心灵之间。我知道，婶婶给予我的爱，永远不会消失，就像一首歌曲所唱道的：

爱是永远不会消失 / 从相同的地方开始 / 记忆变成一床被子 / 能温暖心事 / 爱是永远不会停止 / 不过换个方式开始 / 拥抱过美丽的日子 / 感动会真实一辈子。

（编译自美国《路标》杂志）



对妈妈的爱

■ 廖玉蕙

女儿常常对我灌迷魂汤，我文章写好了，念给她听，她总是再三赞叹：“妈！你写得真好！真的好棒哦！”

听完还不算，甚至再把稿子拿过去，自己再看一遍，一副爱不释手的模样，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最大的满足。不像他哥哥，只要我写完一篇文章，欠起身，他一定慌慌张张逃走，边逃边说：“我不想听，千万别念给我听，也别叫我看，我受不了！”

偶尔买了新衣，在镜子前顾影自怜，女儿总在一旁全程参与，并不厌其烦地给我打气：“这件衣服真好看，以后你不穿了，不要送别人，就送给我好吗？”

“哇！妈！你的身材真不错耶！我们同学的妈妈，很多都胖得变形了！”

而她的哥哥可就大不相同了，非但赞美的话绝不肯出口，还在一旁泼冷水：“妈！你别相信妹妹的甜言蜜语，你要真信了，就是自甘堕落。”

“妹，你真会谄媚！也不怕闪到舌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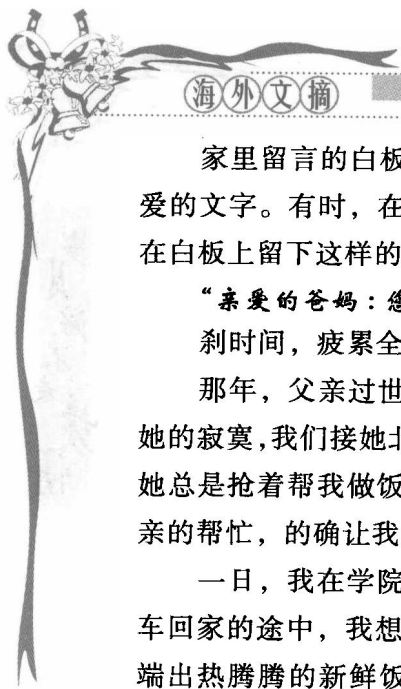
他形容妹妹对妈妈是“死忠”，他说：“还不只是‘愚忠’，根本是‘死忠’，九死而无悔的那一种。”

然而，不管是否是死忠，女儿甜蜜的语言的确让人颇为受用。我的抽屉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卡片，上面写着：

“我好骄傲有一个好妈妈。”

“今天虽然不是什么节日，在我心中，每天都是母亲节，虽然只是一张小小的卡片，却代表我无限的情意。”

“……”



家里留言的白板上，不时地会出现一些道谢或道歉的话，甚至一些示爱的文字。有时，在学校教了一天书，精疲力尽地回家，看到女儿上学前在白板上留下这样的话：

“亲爱的爸妈：您们辛苦了！我爱您们！女儿敬上。”

刹那间，疲累全消，觉得人生并不全然毫无意义。

那年，父亲过世已有一段时日，母亲心情抑郁，寡言少语。为了解除她的寂寞，我们接她北上和我们同住。母亲一向手脚麻利，在那一段时日里，她总是抢着帮我做饭，我当时除教书外，还得去上博士班的课程，有了母亲的帮忙，的确让我少操了不少的心，不论是工作上或精神上都受益良多。

一日，我在学院教完早上4节的课，又赶着下午两点去当学生。在驱车回家的途中，我想到这些日子来，每次急慌慌踏进家门，母亲总会及时端出热腾腾的新鲜饭菜，相较于以往的潦草的微波炉，有母亲在的日子，实在是太幸福了。而我尽管早就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从未曾向母亲表达内心的感受呢？我不是常常因为女儿的甜言蜜语而觉得精神百倍吗？难道我的母亲就不想听她女儿的感谢吗？我是不是应该学学女儿，勇敢地向母亲“示爱”呢？

路程蛮长的，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培养勇气。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从来没有向长辈示爱的记录，开口说这样的话的确需要时间来培养，我决定一进门就启齿。然而，当房门一打开，母亲绽开笑靥，朝我说：“回来啦！吃饭罗啰！……”

我突然一阵害羞，因之错失了最好的时机，我教书十余年，演讲无数次，从来没有一次像这般艰难。我觉得有些懊恼，决定再接再厉，我安慰自己：“没关系，第一次总是最难的，跨过了这一关，以后就简单了。”

吃饭时，我一直在伺机行动，以至于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几次答非所问，母亲奇怪地问我：“你今天是怎么呢？为什么奇奇怪怪？”

我开始佩服女儿了，怎么她能把感情表达得如此自然，一点也不疙瘩，而我却这般费力！

饭吃完了，我还是没说，心里好着急，再不把握机会，这句话恐怕就只好永远藏在心里了。碗一放，我低头看着碗，勇敢地说：“妈！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四十几岁的人，中午还有妈妈做了热腾腾的饭菜等我回来吃。”

我头都不敢抬地很快说完这话，也不敢去看母亲的表情，便急急地奔进书房里，取了下午要带的书，仓促夺门而去，心情比当年参加大专联考

还紧张。

那天傍晚从学校回来，母亲已在厨房忙着，我悄悄打开门进屋时，发现自从父亲过世后不曾再开口唱歌的母亲，居然又恢复了以前的习惯，在厨房边打点着菜，边唱着歌。

（摘自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岁月
流不走
爱情



与天使重逢

■ (美) 芭芭拉·蒂·安吉列斯 / 文 任笑川 / 译

这是 1942 年冬天一个阴暗寒冷的日子。对于被关在纳粹集中营的人来说，这一天与其他日子没什么不同。我穿着单薄破烂的衣服，站着瑟瑟发抖，心里仍然不能相信我正在经历一场噩梦。我还只是个小男孩，现在本该和朋友们一起玩耍，应该去上学，憧憬我的未来——长大成人，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但这些梦想属于那些还活着的人，而我已不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相反，自打我被从家中抓走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带到这里之后，我几乎要死掉，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苟延残喘。明天我还会活着吗？今晚是否会被送入毒气室？

我在带刺的铁丝网内走来走去，努力使消瘦的身体暖和一点。我饥肠辘辘，而挨饿的时间长得我都记不起来了。我总是感到饥饿，得到可吃的食物就好像一个妄想。每一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我身边永远地消失了。幸福的往昔如同一场梦，使我越来越深地陷入绝望之中。

突然，我注意到一个小女孩从铁丝网外面走过，她停下来用忧伤的眼神看着我。那眼神似乎告诉我她能理解我的遭遇，却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把目光挪开，因为这个陌生女孩看得我不好意思。可是我无法把视线从她身上挪走。

就在这时，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红苹果，一个漂亮的擦得很亮的红苹果。哦！我有多久没见到这样一个苹果了！她小心地环顾左右，接着脸上挂着一个甜甜的笑容迅速地将苹果越过铁丝网扔了进来。我跑过去捡起苹果，用我颤抖冻僵的手握住它。在这周围充满了死亡气息的世界中，这只苹果意味着生命和爱。我抬起头，刚好瞥见那个女孩消失在远处。

第二天，我不由自主又在那个时候来到铁丝网那儿。我是不是头脑发

昏了，盼望她会再来？可是在这儿我抓住了一点点希望。是的！她已给了我希望，我必须紧紧地抓住它。

她又来了，而且又给我带来一只苹果。脸上同样带着甜甜的笑容，她又把苹果越过铁丝网扔了进来。这一次我接住了苹果又举起来给她看。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可怜我吗？也许吧！可我不在乎。能这样盯着她看，我实在太高兴了。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心潮澎湃。

一直有7个月我们以这种方式见面。有时我们也交谈几句，有时只是我接住她扔过来的苹果。她不仅给我食物吃，这个天使也滋润了我的心灵。而且不知怎的，我感觉自己也滋润着她的心田。

直到有一天我听到可怕的消息：我们要被送到另一个集中营。这意味着我也许会死掉，而且无疑，这结束了我和她之间的友谊。

第二天当我见到她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几乎说不出我必须说的话：“明天不要给我带苹果了，”我告诉她，“我要被送到另一个集中营，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趁我的情绪还没有失控我赶忙转过头，从铁丝网边跑开了。我不忍心回头，如果我回过头我知道她会看到我的眼泪正顺着脸颊不住地淌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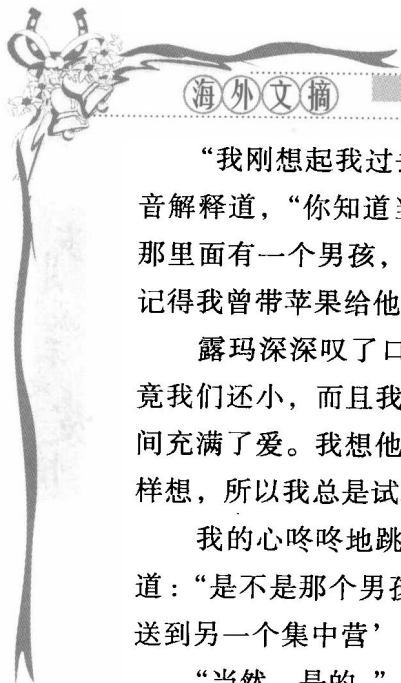
几个月过去了，噩梦仍然在继续。然而对这个女孩的思念支撑着我度过恐惧、痛苦、无望的时刻。在我的脑海中她的脸庞和她善良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闪现，我在心中不断听到她温柔的话语，品味那一个个的红苹果。

终于有一天噩梦突然消失了——战争结束了。我们这些幸存者被释放了。我已失去一切我所珍爱的，包括我的家庭。可是我心中依然保存着对这个女孩的回忆。我将它珍藏在心底，是它给我继续活下去的力量。我搬到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

又是几年过去了，时间已经到了1957年。我住在纽约。一个朋友说服我与他的一位我未曾见过面的女友约会。我勉强答应了。可见面才发现她是个很亲切的女人，名叫露玛，像我一样是个移民。所以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之处。

“战争期间你在哪儿？”露玛轻声地问我。我回答道：“我被关在德国一个集中营里。”露玛眼中流露出恍惚的神情，似乎这使她想起了什么痛苦却又美好的事情。

“你怎么了？”我问她。



“我刚想起我过去的一些日子，赫尔曼。”露玛忽然用一种很轻柔的声音解释道，“你知道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家住在一个集中营附近。那里面有一个男孩，我是说一个囚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去看他，我记得我曾带苹果给他吃。我会把苹果越过铁丝网扔给他，他总是非常高兴。”

露玛深深叹了口气又继续说道：“我很难形容我们对彼此的感觉，毕竟我们还小，而且我们只是趁有机会说上几句。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之间充满了爱。我想他后来也许和其他许多囚犯一样被杀死了。可我不敢那样想，所以我总是试着回忆他和我在一起的那段时光。”

我的心咚咚地跳着，声音响得我感觉它都快爆炸了。我直视着露玛问道：“是不是那个男孩有一天对你说，‘明天不要给我带苹果来了，我要被送到另一个集中营’？”

“当然，是的。”露玛回答说，她的声音颤抖了。

“可是赫尔曼，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把她的手握在手中，回答说：“因为我就是那个男孩，露玛。”

我们在沉默中久久地注视着对方。当岁月的面纱被撩起来的时候，我们认出了藏在眼睛后面的那个灵魂，那个我们曾深深爱着的心上人。我们从未停止过片刻的爱慕，也从未停止过片刻的思念。

终于我开口说话了：“你瞧，露玛，我和你曾经分离，但我再也不想和你分开了。现在我是自由的，我想永远与你在一起。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露玛回答说：“是的，我愿意。”我从露玛的眼睛里捕捉到当年那个眼睛闪闪发亮的小女孩的影子。我们拥抱了。这是我们当年一直渴望的，可是铁丝网挡在我们中间。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分开了。

自从我又找到我的露玛，几乎40年过去了。命运曾在战争期间把我们带到一起，承诺给我一个希望。而现在命运再次将我们连结在一起，实践了这一诺言。

1996年情人节，我带露玛去参加奥芬兰·温斯丽女士主持的向全美国播放的电视节目，我想通过这个节目对露玛表示敬意，我想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的面告诉她我心中每一天的感觉：“亲爱的，当我在集中营里挨饿时你给我东西吃。而我心中却仍然饥渴，因为让我永远不满足的是，我对你爱的渴望。”



一个伊朗女孩的秘密爱情

■ 寓童 / 编译

我常常觉得和我的伊斯兰同胞比起来，有机会在独立的、兼容的英国海岸生活，让我成为一个更加解放的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女孩向我们讲述了她的爱情故事。童年便随家人移居英国的经历，使她在重新回到祖国时，既能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伊朗的传统，又能以剧中人的身份观察到传统表面下激荡的变化。

伊朗女人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眉毛，丰盈、黑亮，被修成完美的弧线。因为这是她们惟一能展现给别人的美丽。

柏拉图之恋

我和S小时候就相识了。在我们全家移居英国的前几年，有一次去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而S恰好也是那一家的远亲。那一周里，孩子们在一起尽情地嬉戏玩耍。

1996年我们再度在德黑兰那位共同的亲戚家中见面，S是因为参加一个工作培训的课程住在他们家，我则是从英国回来探亲。尽管对于已经习惯了西方生活的我来说，我们之间有着天差地别的距离，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单独交流的机会，但我们还是一见钟情了。

2006年，我与S走过了十年的柏拉图之恋后，终于一起走进了酒店房间。在伊朗，女人在酒店住宿必须出示当地警察局颁发的许可证。但是我没有，也许是因为老板与S是同乡，也许是他当时正好有点醉了，所以给我们开了绿灯。可是一旦被人发现我在晚上和一个不是我丈夫、父亲和兄弟的男人待在一个房间里，我们有可能被投进监狱、被鞭笞，或者被迫当场结婚。

自从酒店相会后我们已经分开一星期了。S 回到了外省自己的工作单位，我则继续留在德黑兰休假。我和三个姨妈、两个表姐妹以及 90 岁的祖母一起住在一套公寓里。S 则住在公司分给他的一幢房子里——这并非一项很幸运的福利，因为他的老板认为一个单身男人独自住一幢房子是一件很不合适的事情。在伊朗，一个人的婚姻不仅事关他的家人或朋友，还包括他的同事。他们常常皱着眉头问 S：“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结婚？你都这个年纪了还单身真不像话！”

S 今年 35 岁，他的婚姻早已成为每个家庭成员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但目前我和 S 对于未来还没有很确切的计划。毕竟我们在相爱了十年之后才有了进一步的关系。虽然我们也早就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话，但我们使用的“爱”是波斯语中可以用在你的朋友、你的妈妈甚至是你最喜欢的食物之上的。伊朗人对于感情的表达相当含蓄和模糊。因为在这里，法律允许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天差地别，只要是秘密进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公开化在伊朗就是一种近乎愚蠢的天真，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一切都含含糊糊，绝不许下承诺，绝不让别人抓住自己确切的观点、信仰，甚至一次午餐约会，或者自己的爱情。

由于在德黑兰休假的我不得不和数量多得惊人的亲戚们住在同一屋檐下，所以我只有晚上早早上床躲在被窝里用手机给 S 打电话，绝不能让家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在伊朗的正派家庭里，未婚男女间普通的友谊表示都会招来亲朋好友的白眼，婚前的这般亲密接触更是不能被接受的。

除了使用手机，我们通话的惟一方法是他打电话到家里来，逐个问候我的每一位家人的健康，这样轮到我时，电话就会传递到我手中。即使如此，我们之间的谈话也仅限于客套一番，因为所有的亲戚都站在一旁聆听。

到了周末，S 得从工作住处回到自己家中，那就更无私密可言了。他家里的布局是四间卧室环绕在一间宽敞的客厅周围，由于兄弟姐妹太多，S 只能在客厅地板上打地铺。晚上睡觉时，所有卧室的房门必须开着。因此无论去厨房喝水还是上卫生间，都有可能惊醒睡眠最浅的父母。

几周前我曾到他家做客。为了享受凉爽的夏夜，我选择睡在通向花园的阳台上。每天早晨 5 点，强烈的阳光就会把我照醒，于是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客厅，先察看父母父母的动静，然后给地板上的他一个闪电般的吻，再装作刚从卫生间出来，要回到阳台上继续睡一会儿。没过几天，他的小弟